

■海天片羽

水果的吃相

■单正平

在海南吃水果，有具体的习惯或技术传统需要学习，比如蘸盐撒辣椒面之类，那是为了吃出最美妙的味道。至于吃相如何，似乎无人在意。

我发现吃相是个值得一说的 问题，源于前不久与一江南才女的 闲聊。她极其喜欢海南，每年总会 来好几次。我想当然以为，喜欢海 南的人自然喜欢热带水果。没想到 她说，喜欢海南的饮食，但不喜 欢海南的水果。问为什么，答曰， 一，味道太浓烈，二，吃起来比较麻 烦。对前者，我不敢苟同。盖人之 于味，有不同嗜焉。如同恋爱，有 人喜欢含蓄温馨，有人喜欢腻乎乎 甜蜜蜜，有人喜欢轰轰烈烈强刺 激，难有高下优劣之别；何况海南 水果并非都是浓香型，清香淡雅者 有的是。对后者，于我心有戚戚 焉。比如芒果，尤其个头比较大的，你拿在手里真不知怎么办。削 皮，去核，切块，似乎是常规的处理 办法，但请想象，假如你手里无刀， 怎么吃一个大芒果？直接啃？你 不得弄个两手是非，一脸官司？！ 女大学生们两三块钱买个削去 皮的木瓜，站在街边大块朵颐，弄 得满手满脸黄酱乎乎，您说这吃 相，是否有点对不住观众？

■岁月山河

小镇的台风

■赵海波

在外地过冬，看风刮得凶猛，便想起家乡小镇的台风。

每年夏秋时节，坐落在南海西岸的小镇，总要遭受几次台风袭击。台风来临前，气象台发出台风预警，市民对这样的预警已经麻木了，他们不需要为台风的到来做任何准备，来就来吧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孩子们对台风甚至有些翘首以盼，他们坐在电视机前，紧紧盯着电视屏幕上角，等待台风预警图标由橙色变成红色，这样他们就不用上学了。

此时正值盛夏，坚硬的阳光直泻而下，乌黑的柏油路晒得直冒青烟，路边的小树垂头丧气，枝桠上的几片黄叶病恹恹。像飘带一样缠绕着小镇的九龙河，只剩下浅浅的一层河床，袒露着破碎的红砖绿瓦。台风是小镇常客，即使没有预警，市民也能从自然界的一些细微变化窥探出台风将近端倪：天际线的几絮游云悄然浮出，慢慢聚拢，尔后乌云密布；树丛里传出的蝉鸣声异于往日，听起来有些躁动不安；马路上的裂缝或河岸上的草丛，蚂蚁成群结队忙忙碌碌；行走在闷热的大街，袒露的肌肤可以从空气里触摸到一丝凉意……征兆显示，风雨将至。

一个名为“喜鹊”的超强台风正在集结，长驱数百海里，于下午十五时在小镇登陆。这种生成于太平洋洋面的热带气旋，都有个文雅动听的名字，如茉莉、珍珠、蝴蝶等。离“喜鹊”到来还有六七个小时，市民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他们的脚步依旧不慌不忙，茶店一如既往的人声鼎沸，卖早点的阿姨像往常一样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，超市也没有见到人潮涌动疯抢食品的景象。

台风迎面扑来的那一刻，黑云压城，小镇像个佝偻老人缩成一团。顷刻间，电闪雷鸣，白天变黑夜。鱼鳞湾巨浪翻滚，十几米高的浪头如同愤怒的野兽腾空跃起，奋力拍打岸边礁石。二中校园空无一人，篮球场上遗留一张课桌，被风掀个四脚朝天，在地上接连打滚，它停在围墙边时，四只脚变成了三只脚。一间大排档的屋顶被风揭了个盖子，门板洞开，瓦片纷纷扬飞到

我相信，对于注意仪表风度的淑女们来说，公众场合吃芒果木瓜，大概是一件比较难堪的事。由此想到，享受海南的热带水果，可以按舌唇间的文明程度，划分为不同等级，供研究海南文化的人和服务业人士参考。

第一类，好剥皮易去壳，吃相可以达到文明优雅程度的，如龙眼、荔枝、山竹、红毛丹、黄皮、小西红柿（不喜欢圣女果这个恶俗名称）。这类水果多少具有点贵族范儿，唯一的缺点是，常温下不耐放，好像未经训练的贵族少爷，沉不住气，很快就烂掉发酸了。

第二类，气味浓烈口感甜腻，有欠清爽的，除了芒果、香蕉、木瓜、菠萝蜜、榴莲都属此类。吃这些东西，第一要剥皮切块，菠萝蜜榴莲更是非刀莫办。第二要准备足够的纸巾，或选择离洗手间近的地方，否则会很狼狈。而且尤为重要的是，它们的气味常让某些人受不了。榴莲菠萝蜜不允许带上飞机，就是一个很妙的象征：它们的味道太“霸气”，妨碍他人呼吸“自由”，因此要被现代文明拒之舱外。这可太冤了。菠萝蜜还是很好吃的，要不怎叫热带水果之王呢。

第三类，不费力吃不了，甚至必须用很暴力的手段才能获得清新清香清爽的享受，我说的是椰子。喝椰子水有极为特殊的味道，就我所见，还没有人能精确描述这种特殊。我以为，椰子在清香中，有极其微妙不易觉察的暴力气息或铁血味道。因为，它被砍杀过了。君子远庖厨，我们要从从容优雅地喝椰子水，最好不要看见是怎么砍开的。

空中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噼里啪啦响成一片。昏暗的天空闪过一道白光，接着一声轰隆巨响，几根电线杆应声倒下，沿途的电灯齐刷刷熄灭了，半个小镇陷入一片黑暗里。雨骤风狂，街上没有行人，两位记者在做电视直播。负责摄像是个男的，他肩上扛着机器，魁梧的身子总是站不稳；女主持人用绳子将自己绑在一棵树上，对着水淋淋的话筒，声色俱厉大喊大叫，声音支离破碎，含糊不清。

多年前，为了赶去广州上学，我曾经在刮台风的日子乘船过海。那是个风力六级的热带低压，我搭乘的“牡丹”号轮船高五层，11元票价的五等舱在水平线下方，舷窗外面漆黑一片。好奇心驱使我来到三等舱甲板，抬头望远，头顶上尽是漫天飞舞的铅灰色云团。轮船犁海，船舷边白浪滔滔，画面似葛饰北斋的《神奈川冲浪里》。秀英码头渐渐远去，轮船摇晃愈发剧烈，我跟踉跄跄回到自己的舱位，像只醉猫瘫倒在床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、第一次坐船，在长达二十几个小时的航程里，整个人陷入一种极度混沌之中，除了眩晕和呕吐，再没有其他意识，甚至坐上学校派来接新生的大巴，脑海仍天旋地转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几天后才缓过神来。

“喜鹊”携带厚实云层，暴雨从天而降，雨脚绵长细密，一口气下了三天三夜。东海路一带是居民区，矗立着一幢幢私人楼宇，此处地势较低，许多私宅的首层被汹涌而来的雨水灌满，主人退守二楼，他们在阳台上摆张小木桌，拿出鱿鱼干，斟上番薯酒，看着院子里的一片汪洋，若无其事地喝起来。自斟自饮，虽没有几个朋友凑在一起那么热闹尽兴，但在这天昏地暗、风雨交加的台风天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。

猖獗了几天，“喜鹊”一溜烟飞走了。风停雨歇，人们神色平静走出家门，睡眼惺忪地看了看阳光洗过的蓝天，惺忪地铲铲、锄头清理垃圾。台风将小镇打得鼻青脸肿，镇区街道一片古稀轰然倒地，根须压断防护栏，横卧在人行道上，市政人员奋力清理，恢复交通。电力维修工开着皮卡车在路上来回奔跑，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修好线路，通电照明。积水较深的区域，机器呼呼地鸣叫着，昼夜不停抽水泄洪。

两天后，小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人们生活如初。台风来了去，去了来，对这样的自然灾害，生于斯长于斯的岛民举重若轻，即使自家的房屋被淹甚至倒塌了，他们也能泰然处之，这是岛民世世代代与台风搏斗养成的性格。深入骨髓的美好性格，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的。

近些日子，我76岁的二叔一直都处在一种激动的状态。傍晚时分，二叔用三叔婶的手机打电话给我，用浓浓的家乡口音兴奋地说政府给他盖的新瓦房已竣工，并且政府还派人主持新房入屋仪式，已入住，他还和政府人员在新居前美美地照了一张合影。电话那头的二叔喋喋不休，满嘴漏风，却是一字一句，他说新房屋很漂亮，全是铝合金门窗，窗明几净，卧室、厨房、厕所一概俱全，赶上了城里人的生活。他开心地只顾自己说着，却不听我说话，我说话他听不见，他严重耳聋。前段时间，他突然叫头痛，整夜整夜地痛，我们及时送他到省城医院治疗，住了半个月医院，不见好转，医院反复动用各种仪器检查，也检查不出什么症状，只好回家。奇怪，在家的日子，他该吃该喝，全然不忌，头痛竟不治而愈，只落下耳聋之疾。电话那头，我只好由二叔不停地讲，感受着 he 满满的幸福感。

我老家在琼北澄迈山口乡，是革命老区。南渡江从村前缓缓流过，村子很美，山清水秀的。我父亲有三兄弟，父亲及三叔都在异乡工作，二叔孤寡一人住老屋。说是老屋，房子建房时间还不到百年，是琼北地区典型的“黑瓦土角屋（一种用粘土打坯制成土砖建的屋）”，经历百年的风雨侵蚀，土角墙早已失去原有的光滑平整，墙面布满大小不一的小孔，凹凸不平，沧桑感极强。这些年，党的富民政策好，老家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全村的“土角屋”都变成了美观大方形式多样的平房或小洋楼，唯独我家老屋仍是“土角屋”，与周围的高楼格格不入。二叔一辈子安安静静就在这里住着，守护着祖辈留下来的老屋。

二叔陪着奶奶爷爷在老家耕作着几亩薄田度日，一家人逢年过节才能团聚。二叔真的善良厚道，与世无争。有一件事村里人都说二叔傻，说

■人生况味

二叔的幸福生活

■徐海鹰

他放着“食禄”不懂享受。二叔30多岁时，还没娶妻，这成了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心病。有一年父亲工作的农场招工，规定工作满十年的职工可以带一位亲人直接参加工作。父亲决定要带二叔走，想着让二叔到农场工作，成为“吃工资的国家人”，容易娶媳妇。父亲本来办好了二叔的工作手续，可半路出了程咬金——三叔说他身体较弱，在农村干不了农活，也想要去农场工作。都是亲兄弟，二叔也就作罢了，主动把名额让给三叔。三叔于是成为一名吃“国家粮”的农场工人，生活相对安逸。二叔则安心在农村务农，自给自足，并悉心 地照顾着年迈的爷爷奶奶。

二叔一辈子未娶，孤寡一人，在村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。多年以后，当我爷爷奶奶、我父亲、我三叔都过世后，二叔更显得孤单寂寞，没有了依靠。老屋作为二叔的起居屋，他住一边，另一边用来煮食，他喜欢烧木柴煮饭，每天出农活回来都顺便拾一担伙柴回来。因烧木柴，他经常把老屋搞得乌烟瘴

气，我劝他使用煤气，并给他买了一套煤气用具。他不用，依然我行我素，他说烧木柴环保，喜欢自然味道，一辈子习惯了。每次回家，我都看见二叔光着膀子在劈木柴，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，不时擦擦脸，劈好的木柴整整齐齐堆在灶膛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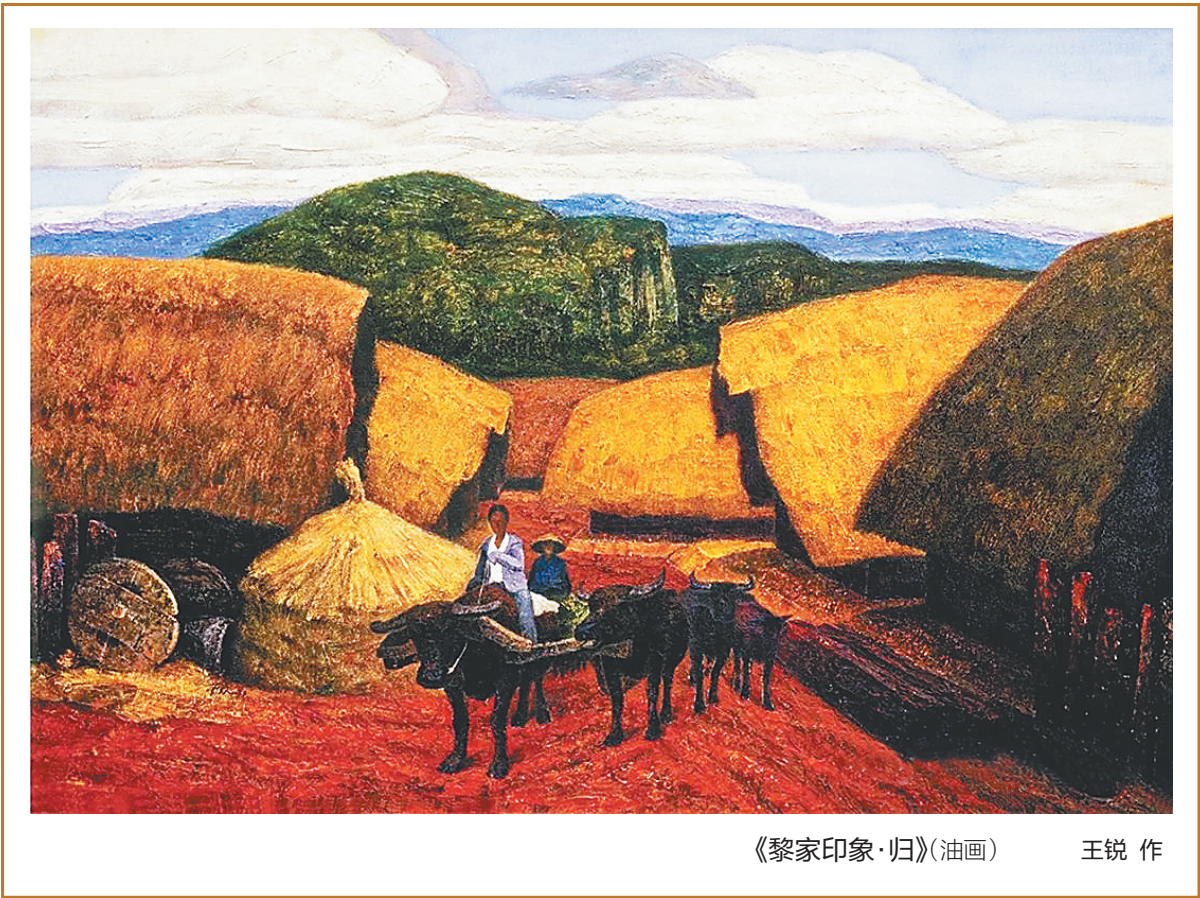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台风多，每次台风袭来都是我 最担心的事。老屋后来成了危房，二叔住着不安全。三叔婶把二叔接到她的新居住，有很多次他觉得风小了，又悄悄跑回老屋，让大家心慌，他说他离不开老屋。

二叔不紧不慢地生活着，慢慢变老。今年上半年，三叔婶来电话说，县上来干部驻村了，说是开展脱贫攻坚工作，要给二叔盖一间30平方米的住房。今年10月，县上就派来工程队建房。

新房很快建成。搬进新房那天，政府派人给二叔送来全部生活用品，县扶贫办的领导还与二叔在新落成的房前合影，二叔特意从柜底拿出一件不舍得穿的中山装穿上，笔直站着，憨憨地笑着，脸上荡着满足与幸福。

三叔婶又给我来电，她说村里喜事真多，一桩接一桩的。三叔婶说，村里全面推进“村村通”工程和“亮化绿化美化”工程，水泥路铺到家门口，县上的公交车开到了村里，60岁以上老人凭老人证出行全部免费，解决了农民出行难问题，人们进城没有任何障碍。现在又进行“厕所革命”，全面治理农村污水问题，老家的脏乱差问题得到彻底治理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路灯齐刷刷亮起来，这时二叔早已收拾得当在村委会溜达了。村委会大楼前热闹非常，村里超市人来人往，球场上小伙子们龙腾虎跃，引来一阵阵喝彩声，露天舞场里舞曲悠扬，女人们在泳池里翩翩起舞，村里有了城里的感觉。

每天，二叔怀揣老人证，行走在城乡之间。三叔婶说。



《黎家印象·归》(油画) 王锐 作

■文化随笔

诗佛王维

■程应峰

称“王右丞”。

王维本有积极入世的态度，因政局无常，四十多岁的时候，逐渐消沉，吃斋念佛。他选择住在京城南蓝田山麓的一所别墅里，以修养身心。该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，有山有湖，有树林也有溪谷，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。王维与他的好友岑参、高适、孟浩然、阿倍仲麻吕、裴迪、元二 等，在这儿悠闲自在地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。

正是这半官半隐的生活成就了他的诗情，让他的诗歌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他的诗歌，语言含蓄，清新明快，句式、节奏富于变化，音韵响亮、和谐，具有音乐美。正如诗选家殷璠所言：“维诗词秀调雅，意新理惬，在泉为珠，着壁成绘，一句一字，皆出常境。”

王维的山水田园诗，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，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

■名家志琼

王仕熙咏琼州诗

◎题苏公祠

元祐先生玉署仙，
海南遗迹有双泉。
古城云锁荒祠月，
高树风吹野火烟。
浊酒浮杯空九曲，
断碑怀古又千年。
醉醒谁唱沧浪调，
兴在山城缥缈边。

◎水南暮雨

千树槟榔养素封，
城南篱落暮云重。
稻田流水鸭翘翅，
石洞浮烟鹿养茸。
明日买山添著蕨，
早春荷锄剪芙蓉。
客来董圃寻蓑笠，
黄篾穿鱼酒正浓。

◎白石岭

人道白洞景致殊，
登临恍若上天衢。
拨开云雾寻仙迹，
收尽江山入画眉。
巨石峻峭摘星斗，
峰峦叠翠插云梯。
洞中仙子今何在？
九转丹台在此区。

■王仕熙，字继学，北海东平（今山东省东平县人），元代诗人。泰定帝时参知政事。泰定帝死，王仕熙因不从新主，被罪下狱。元文宗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，王仕熙九月被流放到吉阳军（今三亚市崖城镇）。在城西陋地茅屋居住，名“水北新村”。非公事及宴请，不苟出。唯劬出酷咏为娱。羈琼崖近五年。1332年，文宗逝，宁宗即位，仕熙得旨返朝复用。仕熙工于画山水，有《王鲁公诗抄》传世。（摘自《读一点海南》）

■诗路花语

三沙渔船一瞥

■倪俊宇

舵门旁，挂着一串虎鲨响过惊涛的剑脊
一串龙虾写上神话的彩甲
一串螺贝映着海霞的斑斓……
我读到了网篾装订起的
一部耕耕南海的传奇
而驾驶台上，汗渍斑斑的
发黄的更路簿，便是
几百年琼崖方言写就的序言

父亲

■周小莲

被孤单缠绕
你变得没有了安全感
身体稍有不适
就一定要到省城医院花三千块钱
检查身体
家里的锅碗盆罐
静静地待在各自的角落里
覆着尘埃。你的饭桌上
仅有一个碗、一双筷子
一个人撑持着家，一个人
出门买菜，一个人做饭
一个人洗刷晾晒
亲人活着时
你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发火
而今，这些人不在了
你的火气也无处发泄
孤零零的
你常常自言自语
我知道
你在思念亲人

